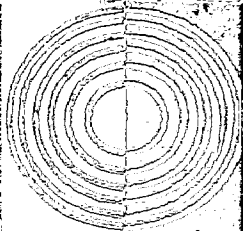


王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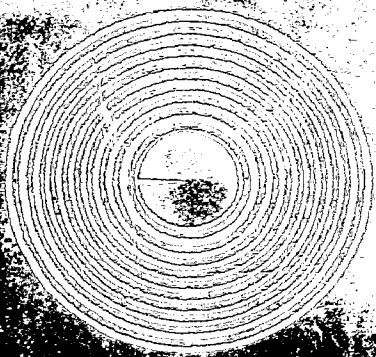
水
南
落花

徐
南
著



黎明小叢書

黎
明
書
局
出
版



348
949.C
2

水面落花目錄

一、柳亞子先生	一
二、致孟樸虛白	一三
三、白屋文話序	二五
四、白屋書信弁言	三九
五、倥偬序	四三
六、幻滅	五三
七、看了陳樹人個展回來	六三



3 0581 0644 8

- 八、陰柔之美……………六七
- 九、米西盎則羅……………七一

柳亞子先生

人和人的相遇，相識以至相知，真是要有點因緣的。俗語說得好，『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我照理應該很早就認識柳亞子先生的，然而不，竟至民國十二年才認識他。原來柳先生的夫人，鄭佩宜女士，就是我的表姊。我學校教育的最初的一年，就在表姊家中所設的學堂裏經過的。我認識我的表姊，表姊也許知道我是徐家個小弟弟。然而我不知道表姊的姊夫。從另一方面講，柳先生的家是在吳江黎里，去我的鄉間盛澤，有二十四里的水路，我的不認識他，也許是應該的。我的父親卻知道他，認識他。他也認識我父親。從我父親的嘴裏，知道他是一

個很有天才的人，做得好詩好詞，專門愛交朋友，全不愛惜錢財，然而很早就做了革命黨。我年老的父親是最喜歡詩詞的，所以雖不贊成他很早就做革命黨，卻常常贊美他的詩詞，說是一性靈之作，而且常常將他主持的南社社刊給我閱讀，後來父親還特地去請他在自己的畫像上題一首詩呢。

柳先生的詩詞的確寫得好，而且別具一種風格，我很愛讀的。第一，我覺得他的詩詞，一點沒有「做作」的樣子，都是很誠實自然的；第二，他的詩有許多不僅能顯示他灼熱的心，苦悶的情緒，而且能把握住時代的精神。他的詩集不在手邊，現在就我所記得一首，『奇淚』，且寫出來看看：

奈此寒宵奇淚何！華年駿足夢中過。修名未立身將老；青史當前面易訛。少日

燕然會草檄，而今垓下怯聞歌。高堂病婦都堪念，忍絕溫裾逐荷戈？

你看他這樣的詩多麼的哀切動人呀！

現在且再回頭來說我和他怎樣認識吧。我和他未認識之前，卻已通過一封信了。有一個時候，我恰巧在上海，看見他在民國日報上登載贈送蘇曼殊詩集的广告。曼殊詩文是我在南社社刊上早已欣賞諷誦過的，覺得很合我的胃口，所以一看見有曼殊的詩集出版了，當然非常歡喜。我就寫封信與他索書。不久，他就寄了二冊來。那時他或許還不知道我是和他同縣的人呢，不要說我和他有什麼親戚的關係了。

民國十二年，他在故鄉發行一種地方報紙叫做新黎里。我們看他取這個報

名，就可推測他的思想轉變了。誠然轉變了。第一，他寫文章，決斷地拋去了他所熟練的文腔——古文體和駢體，而換了一種新文腔了。簡捷地說，他是用國語來寫文章了。第二，他的思想從前至多是一個新舊參半的個儻的名士的思想，到那時候他吸收了五四運動後的一切新思潮了。那時，他所寫的詩，雖則還是律詩，然而內容卻都是極新的。（可惜他的詩集，不在手邊，未能引證）因為他的思想的轉變，社會上一般紳士們就有點訕笑他學時髦；同時，又因為他攻擊一個劣紳佔據地方上公共所有的先賢祠，劣紳就向官廳告發他是過激黨。他所辦的新黎里於是便在這年初夏的時候被封了。我聽得這個消息，很為氣憤。暑天，我還到鄉下，就得了二三個同志，也發行一種地方報紙，叫新盛澤，想繼續新黎里努力。我們的報

紙居然在全個縣中風行一時。從那時候起，我和柳先生常常通訊了，而且認識了。我看他是一個感情極強烈，意志又堅固的人，明事理，重友誼。然而他卻全然不知道社會上的一切機詐。他簡直是個無垢的大的小孩子。這是他的特點。或許也就是他的缺點。人家往往因為他不懂得社會上的機詐，得利用了他去衝鋒，甚至也許有人叫他去上當。因此他的一片好意，一點熱忱，竟被人辜負盡了。乃至他知道人家誤解他利用他時，他也決不怨人，他只揮他淒涼的『奇淚』。我雖不敢說我是了解他的，我卻知道他一點心情。

我和他認識之後，我們在鄉間所辦的事情，倒漸漸熱鬧起來。他的新黎里後來復活了，於是同着新盛澤攜手並進。一個調子的兩種報紙在吳江一縣，竟做了

輿論的中心，思想的樞紐了。同時，我們又發起識字運動，幻燈演講，設立平民圖書館。鄉間頗有點青年的猛進的氣勢了。

到了民國十三年，柳先生的思想轉向政治方面，恢復了他從前的革命的熱情。他的同志愈多了，吳江各鄉都有地方報紙出現，而且報名都是用新什麼新什麼。凡是新字號的報紙是立在一條戰線上的。這年的暑天，許多努力國民革命的人，如邵力子先生等，都應柳先生之召，到盛澤來演講，真是盛極一時。九月蘇浙兩省開戰，鄉民大都避居滬上。百業停頓。我們的報紙也因為交通斷絕，無從印刷，而停頓了多時。然而我和柳先生的晤談，卻以那時為最多，每星期裏總要會幾次面。他那時在上海一個醫院裏養病，我在滬西一個學校裏教書。我空的時候，就向他

那裏跑我們隨便談着各種問題不論政治的文學的大的小的都談到不用說的我們談得很有味。

民國十四年春孫中山先生逝世，給全國國民一個最強烈的刺戟？我們內地的國民黨同志當然也極興奮。到了這年夏天，柳先生就在他的鄉間黎里召集各鄉同志去開一個演講大會。會開了一星期。演講的人都是特地從上海邀來的。我很覺榮幸，在那次會裏，也演講了一次。有一天，應該是戴季陶先生來講的。不料戴先生因為弄錯了個地方，沒有到黎里，仍趁輪回上海去了。那一天沒有人講了，怎麼辦呢？柳先生很焦急。我就對他說：

——你自己來講吧，

——講什麼好呢？你替我出題目，他說。

我那時候不知怎麼忽然想到那個蘇和尚，便說：

——你講蘇曼殊吧。蘇曼殊，你是最熟悉的。

題目替你出好了吧：『蘇曼殊的我觀。』

——好吧，我就來講這個題目，他說。

他就登上演講壇去。我替他筆記。（這筆記後來經他仔細修改，並且添了許多材料，收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裏。）他洋洋灑灑講了二點多鐘，講到後來，順便又添了許多使人興奮向前猛進的熱情話。聽的人個個覺得暢快，熱烈。我想到那次的開會，想到那次的演講，至今還有點興奮呢；然而也使人起了不少的感慨，就

是覺得故鄉這種盛會，真是難再逢的了。

這年秋天，軍閥對於革命的行動取締得很嚴厲，我們許多新字號的報紙，也就站不住了，相繼沒落。柳先生此時寄居上海。

十五年春，柳先生走了好幾個地方，觀察了各地的政治情形，他對於政治便不得不冷淡了，同時，他家裏的人都勸他還是從事文學，從此他就埋頭於整理蘇曼殊的文藝作品了。關於曼殊的一切，他和他的令郎無忌，收集、整理和研究，費了一年多的歲月，才輯成蘇曼殊全集。豈知到了去年，他所唯一擁護愛戴的國民黨，握到政權時，竟有人還要特意誤解他，其勢汹汹然和他麻煩，他便往日本去休養一年。現在他回國了，誤解他的人也知誤解他了。他們父子倆苦心所編輯的蘇曼

殊全集也出版了。這真是值得欣喜的。

我現在翻閱着曼殊全集，種種的思想便如泉水一般地從我的心裏湧出來了。第一關於曼殊的作品，他的詩，他的畫，他的小品，都是別具一種風格，淡遠輕靈，有如空中裊裊的青烟，有如太陽光底下翱翔的白鳥，令人不可捉摸。就是他的小說，也值得閱讀，自與一般傷感派卿卿我我派的小說不同。他的思想或許有人要說他平淡，或許又有人要說他奇矯。然而平淡也罷，奇矯也罷，何損於他的藝術品呢？第二是關於柳先生編輯這部全集的苦心。他把曼殊的作品仔細搜尋出來，整理得有條不紊，給我們看見個曼殊的全體。他又把曼殊詳細研究，告訴我們人家所從未知道的曼殊的一切。柳先生這種工作，我們實在應該感謝的。第三是關

於曼殊的身世。我們讀了柳先生研究曼殊的文章，又讀着曼殊的作品，覺得曼殊的身世真可悲，飄零又飄零，孤獨又孤獨，終於病死於醫院。天下文人的運命，何故大率如此！然而曼殊還幸運，被他遇到了柳先生。他們十年間的友誼，只有依着歲月而增加。曼殊那裏料得到死後十年，他的一個朋友，竟費了全力，替他出版了一部全集，替他立了一塊不朽的紀念碑呢？曼殊的朋友是不少，但能了解他的，保持他生前的友誼的，爲他努力的朋友，恐怕只有這個柳亞子先生吧。曼殊和柳先生的相遇、相識、相知，誠可說是因緣了。

最近，柳先生很消沉，我勸他還是做做詩。他說詩已做得不少，他就抄了幾首給我看，我現在就從他最近作裏摘出二句來，做我這篇文章的收場吧：

水面落花

一一

——故人知我誠何恨，

把卷沈吟淚滿觴。

——和眉若見懷之作。

一九二八年

致孟樸虛白

——都市的男女的代序——

孟樸大會先生虛白小曾先生：

全靠您們倆的鼓勵與督促，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居然寫成了若干篇短短的小說；更是全靠您們倆的鼓勵與好意，這若干篇的小說，居然有彙刊起來成爲這一小冊的機會。這是應當先感謝您們倆的。我誠心的把這小冊呈給您們倆了，請接受了這點小小的誠意吧。

但是可憐，我是辜負了您們倆的一切厚意了。您們倆看哪！搜集在這一冊裏

的幾篇小說不都是不成功的嗎？一定是的，篇篇都失敗了，失敗在題材上，文筆上，風格上。

當面的時代，誰都承認是個變亂的時代。在變亂的時代裏，誰都免不了嘗到種種的不幸，從不幸裏就產生悲哀。不論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除了權勢迷了心竅的東西，都染着了這不幸的痼疾——悲哀。老年人的悲哀瀉在眼淚裏，畏懼裏，嘆息裏，死亡裏，算了。中年人的悲哀卻不然，是瀉在縱慾裏，口號裏，煩悶裏，拍買來的幸福裏；因為他們是年輕；他們是要動的；他們要把悲哀化成爲歡樂，就是剎那間的歡樂也好的。所以中學生的生活觀，竟是一「今朝有酒今朝醉；」十八九歲的妙齡女郎所以竟主張「過了一天算過兩個半天」的生活。時代所訓練成的

中年人和青年人是這樣的了。您們倆想呀！他們要求小說家寫的是什麼小說呢？他們是要求小說家在小說裏喊着窮，喊着被壓迫，喊着革命的口號，同時又要求描寫變態心理的，變態性慾的，頹廢的，自暴自棄的，尖刻的，諷刺的東西，來刺戟，挑撥，興奮他們的給悲哀所衰老了的神經。能把握這個時代精神的天才小說家是成功了。你們倆看啊！他們有的會寫內心的煩悶，譬如說雙手抱着人家的妻子，嘴裏卻會向自己的老婆講：「我苦悶呀！我雖則抱着那個女人，但是我還一萬分的可憐您，十萬分的愛好您哪！」有的更會尖刻地諷刺一切，寫貞女的如何不貞，孝子的如何不孝，狂人的如何不狂。有的更會揮那如椽的大筆，興奮的寫着「大砲轟轟！革命！革命！革命！大家起來！」像這樣大家以為深刻的熱烈的又是意志的

小說，是要天才的小說家來寫的。我根本不是什麼小說家，像您們倆所知道的，我是一個所謂「教書匠」者是也，我只是個被生活所驅迫到都市裏來賣我勞動力的小工罷了，所以我不會寫那麼的小說，來博羣衆的歡迥。我這本書裏所寫的，大部分都市裏的爛熟了的男女的生活，沒有喊窮，沒有喊革命，沒有喊被壓迫，沒有諷刺，沒有變態的性慾，也沒有頹廢，所以我的小說是完全失敗了。

大家要求曲曲折折的平面的精細的描繪；我卻直線進行的立體的粗大的表現。大家要求寫得從容不迫由淺入深；我卻寫得迅速雜亂。大家要求小說有個最高點；我的小說卻沒有什麼最高點。大家要求小說有點教訓或智識給他們；我的小說裏卻沒有什麼教訓或智識給人家。只有一點，我敢告訴人聽的，就是我在

沒有虐待我小說中的人物。換句話說在我小說中的人物我都用着同情心來寫的。不論是妖姬的色男，甚而最饒舌使人討厭的江北女人，我都給以同情的。假使讀者對於我的小說中的人物，能夠並不覺得討厭，能夠原諒他們的行爲；那麼我的小說雖則失敗，至少也得有個暫時存在的資格了。

假使有人問我爲什麼我這一冊裏的小說，大部分取材於都市。那是我很容易回答的。第一，因爲我住在都市裏好幾年了，對於都市的感情實在不壞。都市裏有着迅速的交通器具，雖則我沒有什麼汽車腳踏車，但是您們看，我不常能得從市外迅速地到了您們府上來談話了；有着廣闊的道路，得使我從容散步；更不常有着盛大的音樂會演奏着最複雜的交響樂，喚起我出乎意外的同情，在同情中

又得傾瀉了我的莫明的悲歡；更有着海外的電影與歌舞，得使我在短少的時間裏享受着異國的情調。總之，因為我還像是個青年人似的，還愛着物質的文明，藝術的文化，所以我竟愛好都市了。第二，因為我對於都市裏男女也不討厭，都市的男女所做的一切的善與惡，內地和鄉間的男女也同樣在做着；所不同者：前者所做的一切總像比後者熱鬧一點似的。胡鬧是討厭的，熱鬧不是可愛的嗎？舉例說吧，都市裏的文人，西邊一大堆，照牌上寫着「美商」，販賣一點花旗貨，帶售一點大英貨，他們便趾高氣揚的說，英美貨物是如何如何的好。東邊又是一大堆，照牌上寫明「和記」，原來是做東洋貨的進口生意的，他們熱鬧的廣告着日貨怎樣的進步，此外還有販賣一點法國貨的，德國貨的，俄國貨的。此外還有從「和記」

「美商」轉販一點俄貨德貨意大利貨的，舶來品這樣源源而來，中國的文化市場自然要被侵佔了，於是便有愛國之士出來大吹大擂提倡國貨了。因為做進口貨的店號多了，因為做國產的廠家也多了，於是兩方又各自分裂開來。販賣同一外貨中，又有以專售浪漫派為特長的，以專販古典派為名貴的。製造同一國貨之中，有的自稱為漢學派，有的便自以為科學的整理派。你說你的好，我說我的好，已經弄得十分熱鬧了。何況派別一多，為要招攬主顧起見，不免要競爭，競爭的結果，那是我們各位同胞所看慣了的，便是淋漓盡緻發揮那一罵人的藝術！你罵他的不是古典的東西，便是壞東西。他罵你的不是革命的東西，是比他的更壞的東西。另一個來咒他的是假革命，呪你的是冒牌古典，你的和他的都不是好東西。這

樣子，在熱鬧的詛罵聲中，在廣告聲中，便鬧盈盈組成那所謂繁昌的文壇。請您們倆看，都市的男女都是這樣愛熱鬧的，叫我對他們如何不可愛呢？真的如何不可愛呢？第三，都市的男女的生活也是當代我國人生活的一方面。我們固然要注意到內地的困苦的農民半農民的生活，但是都市中爛熟的男女的生活也不應完全置之不顧。經都市中爛熟的男女的生活中或許更可反映出當代我國人生活的不平與狼狽與悲哀，爲了這幾層緣故，人家或許還可寬宥我小說的取材於都市吧。然而回頭想想，我的小說的取材以及其他，總是失敗了的。

孟樸先生，像我小說寫得篇篇都失敗的，您那裏會不知道呢，然而您還鼓勵我寫着寫着，我知道的，這是完全由於您的精神的巨大。您的意思是要我在這悲

哀的環境悲哀的時代裏積極的奮勇的向前做一切去莫回頭莫失望。這真是使人感激得很呀。孟樸先生，我不僅感謝您，我還崇敬您呢。爲什麼我崇敬您？第一，您是一二十年前一個老新黨，凡是從您的著作中得到過啓示的，誰都應該崇敬您。第二，您現在雖則已五十多歲，但是您的精神卻還像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您不僅能了解比您年紀小一半的青年的心情，而且要和青年人做伴侶，加入於青年隊中。因爲您有着這樣「白頭少年」的精神，所以您會忘卻您自己在近代文藝上的權威，而毅然決然再躍入新的文壇裏了；所以您會想照羅曼羅蘭的若望克利史督夫那樣而草魯男子了；所以您會在混亂的翻譯界中，不顧艱難，獨自擔任譯述俄戲曲全集的巨大工作了；所以您能自強不息，與時俱進了；您的精神這樣

巨大，怎能不使人崇敬呢？孟樸先生，我既看見您像在這樣的年紀還能練習體操；我又看見您熱心的留意於當代法國文學；我又看見您的富於同情，而絕不會諷刺；我又看見您的胸襟廣大而全不偏狹；我又看見您的謙讓與寬容；我說您的精神是巨大的，諒您也能知道這不是我過分的空虛的頌揚了吧。

虛白先生，您的努力和孟樸先生一樣，真使我佩服得很。譬如一本巨大的書籍或者原稿，您能終夜不眠，一氣貫串的從頭看到尾；這是我辦不到的。又如上萬言的論文或創作，您能毫不斷間的寫到完成；這又是我所辦不到的。又如您寫一篇歷史的或者神話的短篇，您能一點也不厭倦的參攷典籍，而且要儘您所能的寫成象徵的東西，這又是我所辦不到的。因為我的辦不到，而看見您樣樣都辦得

到，於是使我對於您不得不十二分的感佩了。我的小說，誠如師鳩先生所批評的，像是燕子，換言之，是浮光掠影，是一覽無餘，雖不專趁感情的；而您的小說，乃如您所自白的，注重於內心的表現，因此是能仔細。

孟樸先生，虛白先生，話多說了，費去您們倆的光陰也不少了，趕快帶住吧。但是還有一件事想問問您們倆的。就是我想請你們倆在我這本小書上各寫一篇序文，如果高興的話。因為您們倆的話一定很有益於我的，能指示我一條研究文藝的新路的草草。

白屋文話序

一

劉大白先生的白屋文話現在要付印了，我覺得非常歡喜。原來劉先生這部著作和我頗有點關係的。這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劉先生還和我同事於復旦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學校的行政會議，議決要由學校當局來辦一種週刊。不知怎麼，校長李登輝先生看中了我，給我一封委任狀式的信，叫我做那週刊的義務主筆，同時兼任義務編輯，義務校對員，義務取報人。校內並不是沒有人能幹這件事，實在因為沒有人高興幹這件事，於是使我像煞義不容辭地擔當了下來。爲了要使

同學興味地閱讀這個週刊，同時又要使這個週刊能給同學們一點知識，便在那週刊上特闢談話一欄，專載那種用富有興趣的筆墨來寫述各科要義以及學校故事的文字。當時劉先生看了那種談話覺得很有意思。我便請託他每期也寫一點談話。他應許了，並且說校內尙有不少「遺少」莫明其所以然地在那裏擁護著鬼話文，借這談話來教訓他們一下也好。接著他就用了白屋文話這個題目來揮他如椽的大筆了。他的文章一寫出來，卻並不合什麼教訓，完全是真切的研究；只是他的犀利的批評眼，明暢的文句，充滿著咄咄逼人的氣勢。我預料他的文章一定會引起一種大的反響來的。果然，他的文章發表後，立刻震動了全個學校，不論是教授、職員、同學，大家都把他的文章當作唯一的談話資料了。後來接連發表了

三四篇更激動一般的議論甚至有幾個同學因此替劉先生題起綽號來叫他是「歐化老少年」，並且大書特書地寫在黑板上。那時劉先生是很繁忙的，實際沒有寫閒文的時間。我卻逢到將要發去週刊稿子的時候，不管他忙不忙，定要他的續稿的；有時竟就在他的案頭立等他揮寫完成。這樣，半年間，他竟被我逼迫著寫成這許多篇的痛快的文章了。現在這許多篇痛快文章彙成一卷而付印了；眼見從前震動復旦這個千餘人所組成的小集團的著作，要風行於全國了；這在我真覺得是一件喜悅的事。豈僅我一個人歡喜呢？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都應得欣喜吧。

我們知道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的文學革命，表面上像煞已經成功，骨子

裏，實在「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哪！

提倡文學革命的老同志們，看見幾本用白話文來輯成的雜誌，便沾沾自喜，以爲文學革命完全成功了。實際距完全成功，還相差得遠！老同志們，請莫就歡喜，且放眼看看現在的知識階級吧！不是還有不少的著作者們，至今輕蔑著白話文，而一徑用那文言文來發表他們的著作嗎？不是還有糊塗虫，先前口是心非地附和着提倡白話文，到了現在，竟會說白話文足以亡國，要借權力來禁止學校教授白話文了嗎？不是還有多少青年，現在雖則也運用着白話文來寫作，心上卻堅信文言文遠勝於白話文的嗎？不是國民政府建都於南京的第一年，中央大學的入學試驗，還禁止投攷學生作白話文的嗎？老同志們，你們看，知識階級對於白話文

是這樣子；至於商人對於白話文更是漠不相關了。你們還能沾沾自喜，以爲文學革命完全成功了的！沒有，「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哪！

文學革命的不能完成，原因還是太看得起那所謂文言文，把文體分成文言文和白話文兩大類，彷彿立在對等的地位般的；同時，又因爲文學革命家們沒有揭發盡那所謂文言文的一切黑幕與機詐，以致使人陷於迷途而不悟。現在劉先生的白屋文話卻澈底。他不承認什麼叫文言文白話文；他爽爽快快從人話文和鬼話文的判別上來立論，這是給那所謂文言文打了最後一聲的喪鐘了。同時，他又儘量揭發那所謂文言文的一切黑幕與機詐，澈底驅除了迷惑人心的鬼祟。所以我想，文學革命的完成，或將有賴於劉先生這部痛快的著作。

二

讀了這部白屋文話的人，一定想像劉大白先生是怎樣一位驍悍勇猛的散文家。確然是的，劉先生是一位散文家。他的散文不僅寫得週到精詳，不僅寫得痛快淋漓，而且寫到極端地明白曉暢，簡直明白到太明白了，不准旁人有插嘴餘地的樣子。他的散文能寫到這個地步，原因很簡單。如果看見過他的人，一定就可猜得到的。高高的前額，額頂上稀少的頭髮，從眼鏡邊緣上望出來三角形眼睛的眼光，常常閉緊着嘴似在凝集思想的習慣，一望而知是個富於理智與意志的人。他最初又是研究算學的，早養成了一副善於分析與綜合的頭腦。他的散文所以能寫成這樣的完整，當然就靠他的理智與意志的作用咯。如此說來，劉先生照理，

只配寫堅硬的文章，不會寫柔軟的文藝的了。卻又不然！他會寫詩詞，而且所寫的詩詞寫得異常清麗，迥然與俗流的無聊的新舊詩人不同。我們隨便舉出一首他的詩來看看，就可知道。譬如他的桃花幾片吧：

虧煞東風作主，

春泥也分得桃花幾瓣，

春水也分得桃花幾瓣。

怎禁得流落江湖，

浪翻潮捲？

春水無情，

水面落花

忒送得桃花遠！

x

看春泥手段，

把桃花爛了，

護住桃根，

等明年重爛漫！

x

替桃花埋怨東風，

何苦讓春水平分一半，

x

x

x

二二

薄命也還情願！

這還是劉先生新詩初期的作品呢。到近來，他的詩詞更加有他獨特的風格，神韻縹渺的修辭了。劉先生一人兼爲散文家與詩人，實在是不足爲奇的，假使你和他相處較久的話。

劉先生和我在復旦同事的時候，我的房間正在他的房間的後面。我自己的房間，除了寫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劉先生的房間裏廝混。人家初次和劉先生見面時，總是被他的眼光所鎮壓，覺得他威嚴得有點可畏；像我和他常在一起的人，不特不覺他可畏，卻反望他的威嚴的眼光常常超越眼鏡透射出來。因爲這時候，一定可以聽到他的警闐的議論了。在他的房間裏，實在很有味的。第一，他的房間



便像一間小小的圖書館，琳琅滿目；我可隨便拏一本新著或舊書來看看，看過後，把書放在原處。這是因為他的書籍分門別類，整理得有條不紊的，不能隨便把他書籍弄亂。第二，劉先生特別會講故事，什麼南洋羣島的風俗人情，什麼紹興的掌故，他肚皮裏多得很；簡直像個傾不盡的故事的罈子，滔滔不絕地講來，非常動人。第三是喝酒，喫水果，扯鈴。夜深人靜，月明星稀的時候，他和我常常喝一杯勃蘭地，或者喫點水果。兩個人老是喝得臉紅紅，喫得津津有味。有時他竟會到上海城隍廟裏去買個扯鈴來玩玩。第四是辯論。我和他的辯論竟是家常便飯，每天少則也要一兩回。爲了詩裏一句句子，辯了一小時；爲了一個名詞，又辯了許多時候；此外，爲了批評政治、教育、哲學以及其他，我們總是相持不下地辯論。辯論結果，我辯論輸

了（總是我輸的時候多），我偏再要強詞奪理地和他講幾句。這時候就是他威嚴的眼光要透射出來的時候了，就是他說他的警關的議論的時候了。我聽了他警關的辯論，當然受益不少，心上非常歡喜的。

只就上面所說的我和劉先生在一起的幾點情形看來，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劉先生決不是一個冷冰冰專講理智的與世隔絕的奇矯的超人，卻是個富於感情的活潑的人物了。他的感情不僅豐富，我敢說，而且豐富到有點傷感了。五卅慘案發生以後，他看見羣衆的露天集會或游行，他常對我說：『我看見這種大衆的集會與游行，我會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淚來的。』這是實際的話。試問劉先生假使不是個極富於感情的人，那裏會有這樣的傷感的呢？然而，劉先生雖是個感情極

強的人，他卻又富於理知強於意志的。所以他能把他明澈的理知堅強的意志來駕馭他豐富的感情的。有時，他把他的感情納入於一座情巧美麗的花園裏，將他的感情幻成爲奇花異葩，這就是他的絕妙的詩歌。有時，他把他感情關在莊嚴雄偉的圖書館中，將他的感情變成爲高文宏論，這就是他的明暢的散文。

就在這本白屋文話裏，實際我們已經很能看出劉先生這個人來的了。試想，假使他沒有極豐富的感情，他的文章怎麼會寫得這樣的痛快淋漓？假使他沒有明澈的理智，他的文章怎麼會寫得這樣深刻精詳？至於他的意志的堅強，更加容易窺知了。他本來是鬼話文隊裏的一員健將；一旦，他判別了人話文和鬼話文的是非時，他立刻起來要打倒鬼話文，而且要把鬼話文打倒死亡而後已。這本白屋

文話從一方面說起來說是從他的意志產生的，也無不可。

三

白屋文話這部稿子，除了在復旦週刊發表過外，曾經在黎明週刊上重刊過一小部分，也引了不少的影響。像是去年春天，劉先生來信說，想把這部稿子來刊印單行本，我很贊成。後來，他又來信說，白屋文話付印時，要我寫一篇序文；因為這本書的產生和我頗有點關係。我也答應了下來。可是他的整理過的白屋文話的稿子永不見寄來；我的序文於是一字也沒有著筆。去年冬天，他又給我信說，白屋文話的遲遲不付印刷，因為本想再添加最後一節，論述現在中等學校應該如何教授國文。大意是先述前清科舉時代，人們如何不顧一切學問專習國文，次論當

今的學校當保留前清研究國文的積習，沒有規定國文的材料以及其支配。只是因為繁忙的生活，僅少的時間，不容許他有寫述這最後一節的機會；所以他就想把原有的幾節去付印了。最近，三月上旬，他來上海，又說起白屋文話付印的事。我對他說：『關於中等學校國文一科的材料及其支配，你從前為回答我一次的詢問，曾有過一封長信的，現在就可把這封長信作為附錄，代替你所想寫而未寫的文章，好不好？』他說：『可惜那封信裏還沒有說完全。』後來，他又問起我的序文寫了沒有。我真難於回答，直到那時序文還一句也沒有寫。

現在好了，我的序文總算寫好了，白屋文話也要付印了。我盼望不論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少的，凡是和中國文章發生關係的，都來讀一讀劉先生這本佳著吧。

白屋書信弁言

大白死了！大白在國難當頭，人心惶惶的時候死了！

去年夏天，大白突然嘔血，接著發熱肚瀉。邵力子先生勸他往北平去療養；郭任遠先生勸他趕快到上海來醫治。後來，他決定來上海治療，入聖心醫院。由我的兩個老同學徐彥若博士和張友梅博士診治。進醫院的第二天，用X光來檢驗他的肺部。檢查時，還請了龔煥梅博士參加，我也在場。檢查完了，攝取照相，結果各人非常驚駭，原來大白左右兩肺滿是細孔，彷彿擲上了一把麵包屑了！

三個醫生在沖洗底片室裏，就和我說大白的病，已不是人力所能醫治的了，

只是遷延時日而已。

在醫院中診治一月，居然發熱停止，胸間的瘡口結疤，但是肚瀉還是時斷時續。醫生對他說肚瀉不止，或許因為水土不服；他自己也覺得在醫院中處處不便，於是決定回杭州去療養。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到聖心醫院去接送他到滬杭車上，不料這一次的送別，竟是我送大白的最後一次了！

上海的戰雲一天一天濃厚，大白的病也一天一天鄭重了。一月上旬大白的妹妹詒君先生來信說，大白病危了，問起「後事如何。」我便和邵力子、郭任遠、陳望道、夏丏尊、朱少卿、王新甫諸先生商量，留在上海的一班朋友已商量得有點頭緒了，不料戰事勃發，立刻我們這一輩擎筆桿的人，個個都陷入於狼狽窮困的泥

沼，不幸，大白就在我們這輩窮朋友在狼狽中時，二月十三日這一天永別了塵世！

十九路軍抗敵勝利的興奮，飛機投彈的恐怖，經濟恐慌的痛苦，炮火轟炸的威嚇，鬧北大火的淒慘，在這樣神經極度緊張裏，大白淒涼之死，卻總也一刻不能忘記，幾次提筆想寫一點紀念大白的文字，卻總是寫不完。

但是大白淒涼之死是怎樣常常緊握着我的心啊！

自從大白離開上海之後，寫給我的信不少，還有許多留着，沒有遺失。我想：文字寫不成，把他的書信鈔出來吧，在炮聲中斷斷續續地鈔成這八十封信。從這八十封信裏，大白的性情，學問，生活，希望和他的病情，我們至少都可以窺見一角了。

這八十封信是從民國十七年起的，十七年前的信，因為找不到了，所以沒有

鈔寫。大白是心地最爲坦白的人，他信中有幾個字在旁人看了，或者要覺得刺眼的，就用××來代替了。

「白屋」這兩個字，彷彿就是大白的別號，他自己最喜歡用的，像他從前住在紹興月芽池頭時，在門上寫着「白屋劉寓」，他的書箱上貼着「白屋書箱」的簽條，他的著作有「白屋文話」「白屋說詩」「白屋聯話」，所以這本收集他書信的冊子，也就名爲「白屋書信」了。

倥偬序

閱讀世人所未見的書籍，已是很幸福的了；閱讀世人所未見的又是以『美的散文來抒寫人生美的情緒或美的生活的一斷片』(註)的文藝書籍，那自然更是幸福了。我閱讀王新甫先生的倥偬的原稿，所以覺得是很幸福的。

要作抒寫人生美的情緒或美的生活的斷片的小品文，寫作者最需要的是具有一副深入的觀察力，一腔豐富的情感，然而僅有這兩點還不夠，此外再要有凝練的筆致，優美的文體。所以小品文，篇幅雖小，卻不是個個人能寫得很成功。我

(註) 這是劉大白先生所下小品文的定義。

識王君是具有抒寫小品文的才能的一人，因為他現在不僅只是一個活潑潑的青年，並且又有天生的睿智，富於情感，是不用說的，至於他的眼光的犀利，筆致文體的凝練優美，更不必我來說明，一讀他收在這本倥偬裏的文章，就可知道了。他卻很自歎，不特不認他的小品文爲珠玉，而且也不敢認爲磚瓦。這是他太謙了。

我們知道小品文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印象的抒寫。所謂印象的抒寫者，就不是呆板板地把那對象來說明，像尋人賞格那般，某月某日走失口歲女子一口，某某，身穿紅色花洋布衫，灰色夾褲，髮梳愛斯頭等等的，卻要寫出那對象留在我們心上的一點形像。呆板板地說明對象的文章，是死的，不論你寫得怎樣美麗漂亮，至多不過像紙紮的花，至於跳盪地寫出那印象來的文字，是活的，即非典麗喬

皇，仍舊是活的，如果寫得好，那真是合又芬芳，又研美，又自然的山野裏的薔薇花一樣。我們的著者，對於印象的抒寫，頗有『得心應手』之妙。你看：

『常常的，有一種類乎上海大出喪的樂聲自遠而至，於是一大隊的人馬蜂擁前來，有對於沙面慘案的示威，有援助罷工回國的港僑的遊行，有『劉華不死』的旗幟，有『封鎖香港』的口號，有整隊的革命軍，有衣衫襤褸的工人我差不多天天會看見，每次過我門口，不由我不肅然生敬起來。這是民氣底表現，有事實給我們看的民氣底表現！你看，現在香港底地價，較未封鎖香港以前，低到一倍以上了；紅毛鬼要自己去買小菜了；黃埔築港已在積極籌備了。』——幾個印象是一段寫那憑窗閒眺時所得

的印象，寫得何等活潑，不是電影般在你眼前閃過嗎？

其次，我們知道小品文須注意暗示的寫法，就是只着幾個字，即能顯出一大情景來，或者輕輕的幾句，便可寫出那事物，省卻了千言萬語的說明的寫法。

暗示的寫法可分爲二種，第一是用字上的，第二是取材上的。例如——

『船在虎門夾道中駛去，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有幾個孽窠大字』
輕輕地把「猛然」這個副詞一用，便更加顯出那「孽窠大字」的大來了。這是用字上的暗示，但是這種暗示終究還不難做到的，至於取材上的暗示，卻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了。我們的著者在這方面，卻很得法例如——

『只聽得船尾一聲大嚷，一個大漢子口裏操着粵語，直闖到帳房間

裏。帳房沒有找得，大漢子又跳到船尾，嚷着，儘嚷着，嚷得那些好事的人，羣向後面跑。

『船尾本不甚寬敞，加上這一擠，真有些水泄不通的樣子，人聲也便嘈雜起來。要不是我預先知道大漢在那里嚷，我真不免要恐懼起來。在這時間，甚暫的全武行裏，聽說還使用了一回手鎗；起因卻是爲了兩根臘腸。』

『——兩根臘腸』

開始寫那大漢的跳嚷，暗示那大漢是如何的起勁；到第二段收尾，用兩根臘腸來暗示那事件起因之小——事件因果之大小，不是兩方面都暗示得十分足夠嗎？

題材常採取即興的一點，亦爲小品文的一種特色。像『對月傷懷，臨風雪涕』

那樣的情緒，議論滔滔的大文字固然用不到，就是一筆不苟，四面週到的描寫也不必，最適宜的自然以筆致輕靈凝練的小品文來表現最好了。例如——

『新年閒來無事，便大半消耗在看報上，此地的報紙委實沒有看的滋味，專電是舊的，假的，紙張是惡劣的，編輯是陳腐的，然而無聊中也祇有把它來消遣了。在這些新聞中，有一款是頗引起我底注意。

『這位編輯者「概乎言之」地說，今年的新正，是幾年中最有活氣景的一個年頭了。幾年來，年年有不幸的事發生，不是兵革頻仍，便聞盜匪充斥，簡直沒有一個年頭能舒舒服服過除夕的，今年雖然還有盜匪綁票或勒索的事，究竟還不能算多，人們雖不能歌舞昇平，而公園裏士女底蟻集，

河南遊藝會底擁擠馬路上鑼鼓底喧騰龍燈底戲耍也足夠粉飾昇平了。
『這正是我底幸運，在這個年頭，我恰巧到了廣州，與本地人共慶華年！他們真的是在那兒歡騰，熱烈的歡騰，不像江南人，在此劫後新年，姑且

聊備一格地攢眉苦笑！——新年

像這樣即興的題材，引起了我們多少的感動！簡單的幾句，寫出了多大的背景！

『大行不顧細謹』的文豪們，下筆萬言，洋洋灑灑，浩浩蕩蕩，『四金剛騰雲』那般寫去，文章寫得真暢快，真好！然而這種文章卻祇能打動我們一剎那間的感情，是不准我們仔細吟味的，吟味也吟不出什麼來。這是因爲大文章祇注意到巨大的事件，忽略了細小的事情的緣故，小品文卻不然，常常注意細小的地方，寫得很

巧妙，給你一種低徊的趣味，反覆思維的機會。你看我們的作者怎樣注意蟹戶點篙搖櫓那樣細小的事情，而文字又寫得怎樣輕靈細膩。

『點篙搖櫓都異常和諧而復輕鬆。不假用力，無用匆忙，輕易地駛過了船隻緊接的水道，船身既沒有過分地蕩漾，伊們亦絕未遭到因兩船互擦而引起的謾罵，點一篙，挽一櫓，在準確的方向裏，平安地到了江心。』

看了上面所說，小品文應有的重要的幾點作法，以及所引用的例，我們不用說明，就可知道我們的著者是否具有抒寫小品文的才能了。他寫的是珠玉，是磚瓦，也不用謙虛或自大來裝飾的了。

著者因為我和他相知較深，希望我為他這本倥偬作序，並且要我在序中說

一說小品文的作法，以便閱者更能了解小品文是怎麼的一樣東西，是怎樣抒寫的。我可是個毫無修養的人，如何配談文章作法，沒奈何，只好就有有限的見聞，自以為是關於小品文作法的，揀幾點重要的來一說，並且所引的例，因為倥偬的稿子並不是完全在手頭，只取諸珠江散記的一部分，這是都要請原諒的。

幻滅

法國大革命的開始時，市民們真是如飲狂藥，以爲革命一旦成功，什麼都得到了。自由！平等！博愛！在革命的火焰的烽巔，閃出最莊嚴最美麗的圖畫，誘惑着大多數的人民的眼睛。興奮再興奮，努力更努力，急轉直下，接着是疲倦了，接着是革命成功了。但是那自由呢？那平等呢？那博愛呢？有的，也不是當日所想得到的；當日想像所有的，却一點也沒有。最莊嚴最美麗的圖畫原來是一張白紙上的無數血花！一切幻滅了！於是傷心，嘆息，消極，悲觀。

假使我們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吟味着歷史上大變動時代的情態，我們的熱望，至少可以免得爬得太高，我們後來的失望至少也可以免得『失』得太深。我去年重讀着法郎士的神飢渴了的小說，看那殺人的被殺了，打倒人的被打倒了，萬人崇拜的偉人剎那間變做了階下囚，莊嚴的造像不多日都被破壞，人民的興奮熱烈後的疲乏，再回頭來看看我們當前的情形，不禁使人苦笑起來，覺得東西大變動的時代，竟有這麼多的不謀而合的地方。當時像煞有一種歷史的聲音，冷然着對我說：『朋友，冷靜點吧，事變的因果都寫在歷史上的呀！多讀一點歷史吧！』我悚然了，但是煩惱的心緒，却也就平靜了許多。人家以為驚奇的事，在我覺得沒有什麼驚奇了，換言之，我冷靜了，我理智了。

爲了使青年勿太落於幻想，爲了使青年理知一點，我期待着描寫當前大變動時代的情態以及大變動時代裏的人物的思想心理行動的小說的出現。茅盾先生的幻滅却就在我期待中湧現在我的眼前了，這在我是覺得異常滿意的。

我們是在大變動的中間。我想，像我這樣從二十到三十歲的人，我們的生出來時是在大變動的中間，我們的死去時，大抵也是在大變動的中間。像孫傳芳的沒落，吳佩孚的失腳，張宗昌的逃亡，張作霖的死亡，五色旗的變爲青天白日旗，不過是大變動中的較大的浪尖，不過是大變動中政治上的一個浪尖，在這政治上的浪尖之前，民間有五四運動的一個浪尖，激起了什麼知識運動，反宗教運動，婦女

解放，戀愛自由，勞工運動等等的近代戲劇。五四運動之前，更有若干的波浪，恕不詳述了，此後要湧起怎樣的波浪來？誰料得到！但是只在國民革命與五四運動這兩個波浪裏顛蕩的青年的生涯，已儘夠給幻滅的作者飛躍的了。

幻滅的女主人公章小姐，受着一班時代領袖人物提倡讀書的言論的影響，她『只想靜靜兒讀一點書。她對於一切都失望。只有『靜心讀書』一語，對於她還有些引誘力。她於是讀書了。學校裏雖則放假太多，但是我們的章小姐抱着『讀書何必一定上課呢！』的主張，覺得放假多少倒不成什麼問題。只是有一點兒，一點兒生理上的事情，却在她身心上起了一點作用，使她煩悶，使他懷疑，使她空想，使她不能讀書了。讀書於是無形中幻滅了。從她的煩悶、懷疑、空想，她在讀書外

要找條出路，找個安慰，找個安身立命的廟宇，找個寄托自身的靈魂，終於被她找到了！就是她的一位男同學抱素。她覺得抱素這個人是同他的名字一樣的心地光明，而且了解她的，同情她的。她幸福地將她的貞操贈給了知己。那知道，那知道，抱素是個登徒子，不僅和她的女友胡鬧過一夜，並且還欺侮一個金陵的女子，那知道，抱素不僅是登徒子，還是一個受着什麼『帥座』的津貼的暗探！章女士的安慰頓時粉碎在她的書桌上了。

到以上所述爲止，是茅盾寫一個女子在讀書與戀愛的兩個想像境地裏幻滅了的情態，其中還有幾個陪伴的男女，性格恰和章小姐抱素少爺相反的，把女主人公的幻滅的情景，更加映照得非常鮮明。

其次，茅盾君急轉直下地就將國民革命的進展做了幻滅的背影。我們的主人公雖則意識到她自己『每一次希望，結果只是失望；每一個美的憧憬，本身就是醜惡；可憐的人兒呀，你多用一番努力，多做一番你所謂奮鬥，結果祇加多你的痛苦失敗的記錄。』但是新的誘惑新的憧憬已經結爲新的衝動，化成一大片的光耀，固執地在她眼前幌，』終於她又被誘惑了，她『滿心想在「社會服務」上得到應得的安慰，享受應享的生活樂趣了，』這個在戀愛場中失敗的人兒。

她便跟着同學到長江的上游去。『她準備洗去嬌養的小姐習慣，投身到最革命的工作，』她去投攷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她看見投攷的人智識淺陋，窮形極相，交頭接耳的情態，和她料相中應攷者都是些英俊少年恰恰相反，實在已使

她幻滅了。在那訓練班中過了三個星期的『新生活』，到底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便告退了。此後她又到婦女會裏辦幾星期事，結果仍是嫌無聊，走了出來。』接着她就到工會裏辦事，因為同志包圍着她求戀，她不勝其煩，甚至連工作也討厭了。接着她就去做看護婦。

在她服務間遇到了一位好青年，她看護到他傷處全愈，看護到他與她戀愛。她滿心想和他過一種幸福生活，不料那個少年是準未來主義者，最喜打仗的，便不得不和她分離了。

幻滅便是這樣收場。

三

我們一氣貫串地讀完了幻滅之後，深深地感得著者的努力，處處強力地表現出那幻滅的情狀來，比了那種卽興式的短篇小說，花前呀月下呀自不相同了，只是後小半似乎力弱了一點。

就是背景的描寫也能夠成爲故事的一部分，譬如第二期北伐誓師典禮的場上，滿是小小的紙旗，經過一陣大雨，紙旗被雨打壞了，只剩得一根光蘆柴桿兒了。過了一會，『全場的光蘆柴桿兒一齊搖動，口號聲像連珠礮的起來，似乎誓師典禮也快完了。』這種背景的描寫，增加了不少主題的氣分。像這種背景描寫在幻滅裏頗不少，我們在此地只是引一個做例子罷了。

著者受着南歐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很多的，但是沒有牽強的情態。只是有

一點就是自然主義長篇中篇小說的描寫都是非常緩慢的我們的著者寫幻滅時在手法上或者以爲是很迅速了，但是在我們讀者看去還覺得寫得太緩慢一點。不過處女作而能得到這樣，實已足驚人的了。

看陳樹人個展回來

陳樹人先生的繪畫，我從前曾買過他描繪西湖的一套五彩明信片，覺得他美妙的取材，妍麗的設色，不僅描出了西湖的形骸，並且將西湖的靈魂也寫出來似的，今番去參觀他個人的展覽會，當然比印刷品的明信片深刻百倍。

第一，使人欽佩的，就是每幅畫，不論大小，都漲滿著力，作的精神，不肯絲毫隨便，沒有一點苟且。

第二，因為作者深厚的才能，非常的努力，所以他的繪畫，不僅以氣韻妍美勝，而且有一種極強烈的生命的力，躍於紙面。像那幅「綠了芭蕉紅了櫻桃」，滿幅

翠綠的芭蕉葉，嬌艷秀麗，得未曾有，然而在那嬌艷秀麗中，却飛迸著精力。還有，和這一幅恰相對照的「紅棉翠椀」，滿樹鮮研的紅花，真是美麗動人，但那蒼古的樹幹，多麼遒勁啊！

第三，不論從題材方面看，設色方面看，作者的畫，品格極高。像那幅「直上干雲」，一根竹竿，七八張竹葉，竹枝上一頭小鳥，單純樸素，深入人心。又像那幅「寒鴉叫雪」，一頭孤獨的烏鴉，躲在一叢蒼古的樹幹上，引頸高呼的情景，看了不禁使人感慨千萬：我們在人生的途中，不是和那烏鴉一樣的孤獨嗎？

描寫桂林山水的諸作中，我最愛的是那幅「朝暾」。無數的山，山上一片片紅艷艷的朝陽，真令人神往。

我去參觀的一天是七月十九日的下午，正是馬路躺直了身體，一聲不響，只是流著柏油的臭汗，電風扇搖著頭，嘆息說不中用了的一個下午，但在那精緻的會場中，看了那許多的佳作，心上已很暢快，走出會場時，晚風送爽，更使人覺得心滿意足哪。



陰柔的美

——看龐薰琴個展回來——

十五日和洪彥瑜博士參觀龐薰琴先生個展回出來，彥瑜問我對於龐先生洋畫的感想如何。

我說從前姚惜抱論古文，分爲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兩種，如果繪畫也可以應用此說的話，那末，龐先生的繪畫正是屬於陰柔的。

我們從他的畫題裏，也可以看出來了，像「死」、「慈愛」、「泉邊」、「觀印度舞後之感」、「憂鬱」、「孤獨」、「一闕悲曲」、「醉」、「煩惱」、「灰色」、「綠陰」、「作夜夢見一顆眼

淚，「失夫自由者之悲哀」等等不都是極富於陰柔之美的嗎？

因為我們的藝術家是傾向於陰柔之美的，所以穿着閃光色衣衫的女人哪，古色蒼然的綠醞哪，畫衣哪，都是他絕妙的畫材。

陰柔之美是最可愛的，用酒來比吧，不是高粱，不是花彫，卻是綠油油有色有味竹葉青，用時節來比吧，正是現在那麼暖洋洋的秋天，決不是夏天，也不是冬天。富於陰柔之美的繪畫，自然也像竹葉青和秋天那麼動人的了。

龐先生原來是以山水聞名的常熟的一個青年，琴川虞山的靈秀早鍾在他身上，又加以一番南歐日暖風和的薰陶，所以他的繪畫自然從陰柔之美發揮了，製作陰柔之美的繪畫，正是他的明慧——展開他獨自的才能。

會國藩曾有一信說到姚惜抱的陽剛陰柔論，說起陰柔時，他說淵懿之中，須有堅勁之力。方足以自立的，是確論。我想，像龐氏那麼努力，等到看見他開第二次個展時，不知更將如何震動藝術界呢。

米西盎則羅（羅曼羅蘭）

佛陸稜薩的國家博物院中有一座大理石像，米西盎則羅名之曰「勝利」。石像係一裸體的青年，美麗的身材，拳曲的頭髮罩在稍向下俯的額下。筆直地站着，他將膝頭按住在一個滿面鬍鬚的俘虜的背上；這俘虜，頭向前伸，狀如牡牛。然此勝利者却沒有看着他。正將打下去的拳頭，他却又縮了回來，他轉過他的悲哀的嘴，他轉過他的懷疑的眼。他的臂膊伸向肩旁。他的身體向着後退；他不要那勝利，勝利只使他厭煩。他是勝利了。他又是失敗了。

此英雄的「懷疑」之影像，此折了羽翼的勝利，實際就是米西盎則羅自己，就

是他的全生涯的象徵。米西盎則羅的一切作品中，只有這個石像在他的佛陸稜薩的製作室中一直保留到他死的時候。他的知友伏爾丹，十分了解他的思想的，曾欲以此像裝飾他的神龕。

痛苦是無限的，痛苦是依種種形式而顯示着的：或依貧窮，或依疾病，或有運命的不公，或依人間之不義，痛苦依此種種盲目的，外部的橫暴而作祟。有時，痛苦即從痛苦的本身裏生出來的。這種自身所發的痛苦是很慘痛的，並且是宿命的；因為我人無生存的選擇權，我人不求生存，我人亦不求生存於我人所生存之境。此最後之痛苦實即米氏之痛苦。他有力量，他有非常的善的素質，足以奮鬥，足以勝利，他勝利了。——但是爲了什麼？他不要那勝利了。勝利原來不是他所要

的。哈姆萊德式的悲劇啊！這是酷烈的軋轢！這是在英雄的天才和非英雄的意志之間的軋轢！這是在帝王的熱情和無所欲的意志之間的軋轢！

許多人已敘述過種種的偉大了，世人勿以為我在種種偉大以外更有所什麼添加！我們永不會說：因為那個人太偉大了，他竟以世界為太小。心情之不安並不是偉大的證據。人們自身不能與外界相調和，生活不能與生活之法則相調和，這並不是因人們之偉大而有此不調和，反因人們之弱點而致此。即在偉人，亦復如是。——為什麼要想出法子來藏匿這弱點呢？弱者就不足以愛護麼？弱者應該愈加愛護的，因為弱者更需要着愛護。我並不想建造一座不可接近的英雄的石像。我是憤恨那卑怯的理想主義——欲把人類的苦悶和心靈之弱點不給我們

看見的理想主義。有一班人對於崇高的詞句之欺人的眩惑太神經質了。我們應該向這班人說；英雄的虛偽就是一種卑怯。世界上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着這本來面目的世界——并且愛這個本來面目的世界。

我如今所要說的運命之悲劇，乃係顯示內面之煩悶者，此悲劇是從人格的根源裏出來的，是一刻不停的咬嚙那人格的根源的，是要破壞了那人格的根源後才肯離去的。這是偉大的人種——基督教——最有力的模型之一種；這種模型，一千九百年來，以悲哀的呼號，以信仰的呼號充滿了我們的西歐。

將來有一日，或百年之後，或數千年之後——（假設我們的世界還保存着回憶的說法）——有一日，未來的人們，將帶着讚美與恐懼與憐憫之情，向着這

已消滅了的人種的深淵俯視，有如但丁之於麥勒鮑爾的邊岸上一樣。

但是誰能比我們感覺這種情緒更深刻呢？我們有如小孩子一般攪在這種痛苦裏的。——我們看見我們最親愛的人和這種痛苦相格鬪，——我們的喉頭已認識了基督教厭世主義的辛辣醉人的香味，——我們有時候要如旁人一樣，在懷疑的瞬間，當有一種力量來支持我們的陣線，永不退讓，就是到了「神聖的虛無」的地步，仍當向前苦鬪！

神！永劫的生命！塵世生活的慘敗者之避難所！信仰之所以發生者，因為生命中缺了信仰，未來中缺了信仰，人們自身中缺了信仰，於是才發生信仰的，缺了勇氣和歡樂才發生信仰的……我們知道在多少次的慘敗之上建築了你們的痛

苦的勝利！

因此之故，所以我愛你們：基督徒，我可憐你們。我可憐你們，我又尊敬你們的悲哀。你們將世界悲哀化了，同時又使世界美化了。假使沒有了你們的悲哀，這世界更將荒涼了。在這個充滿了卑怯的人的時代，卑怯者在悲哀的前面就要發抖，他們却硬要享幸福的權利，（他們要享樂的權利，常是旁人不幸的權利）然而他們胆敢正面看着那痛苦，尊敬那痛苦嗎？讚美那歡樂呀！讚美那痛苦呀！歡樂與痛苦是一對姊妹，是兩個聖徒。她們製造這世界。她們發展那偉大者的心靈。她們是力量。她們是生命。她們是上帝。不能一起愛這一對的，也不能愛任何那一個。辨得她們的味道了，便知生命之價值，以及離去生命的甜味。

弗陸稜薩，幽暗的宮殿，槍形的尖塔，乾燥的起伏着的山岳，帶着一翦一翦的小黑柏，海波一般搖蕩着的銀色橄欖樹，分明地矗立於紺青色的大空之下。這正是弗陸稜薩了。在這極漂亮的地方，像那面孔蒼白而含着諷刺的陸萊·特·梅提西史(Laurent de Métiis)像那生着一張狡猾的大嘴的馬加維理(Machia vel)老是碰著了拉泊利馬凡拉(La Primavera)或者遇著彷彿生黃丹病的，淡黃頭髮的薄底查理的維那絲——弗陸稜薩是個熱情、傲慢、神經質的地方，爲一切宗教上社會上疲厭症所苦惱的地方，弗陸稜薩是做了狂信主義的餌食了，在這地方，個個人是自由者，同時個個人是專制魔王，在這地方，經營着最好的生活，同時又是生活的地獄——在這地方，聰明的、固執的、熱情的、邪惡的市民們，說

話是尖刻的，心是疑忌的，互相窺探着，互相嫉妒着，互相窺探着——在這地方像蘭翁那爾（Leonard）那般具有自由的心的，是不相容的——原來薄底查理就在這地方，終於死在蘇格蘭清淨派的欺瞞的的神秘主義裏了，——原來就在這地方，具有山羊的面孔，熱烈的眼光的薩伏那洛爾（Savonarole）命令他的修士們在焚毀美術品的烈火四周跳舞了，不料三年之後，他就在這地方也被處了火刑，米西盎則羅就是弗陸稜薩這地方的一個市民。

在那地方，在那時代的一切偏執，一切熱情，一切熱病的生活，他是統統都具有的。

事實上，他對於同鄉人是不甚親切的。他的曠野的天才，依其偉大的心胸，對

於同鄉人狹隘的技術的外表，虛偽的才智，平鋪直叙的寫實主義，傷感主義以及病的奸智，統統都看輕。他雖把這一切不當作什麼東西，但他是愛好這一切的。他對於故鄉，全然不是像蘭翁那爾那般帶着漠不關心的微笑。遠離了弗陸梭薩時，他是常常生的故鄉病的。他的全生活，簡直完全可說就是徒然地想要住在故鄉這件事。他住在弗陸梭薩時，正是戰爭的悲劇的時代。他想『活着的時候不能回到故鄉，死了之後也要回去的。』

他的家庭是弗陸梭薩的舊家。他對於他的血統，對於他的家族具有一種誇。比了對於他的天才還要誇。他不允人家把他看作一個藝術家。

『我不是雕刻家米西盎則羅……我是 Michelagnolo Buonarroti……』

他在精神上是貴族主義者，他具有他那一個階級裏的一切癖見。他甚至說『藝術是貴族所幹的事情，不配平民來幹的。』

他對於家族，有一種宗教的，古代的，幾乎是野蠻的觀念。他爲家族犧牲一切，他願其餘的人也如此。誠如他自己所說的一般，『爲了家族之故，他把自己像奴隸一般地賣去了。』在這一點上，很多的愛情原來是不用的。他輕視他的弟兄——弟兄們確也值得他的輕蔑。他輕蔑他的姪子——就是他的繼承人。但是把他自己以及他們當作家族的代表看時，他看得很重的了。在他的信裏，常有下面那樣的說話：

『……我們的家族……*Lanostra gente*……維持我們的家族……要使

我們的家族不致死滅……』

這個粗野剛健的家族的一切迷信，一切狂信主義，他都有的。那迷信與狂信是塵埃，他就在这塵埃裏生長的。

不相信天才的，不知道天才是怎樣的東西的人，希望他看看米西盎則羅。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這般做他自己的天才的餌食的，充滿他一身的天才卻和他自身的性質不同。他那種天才簡直像一個征服者一般，襲擊了他的自身把他做了奴隸。他的意志在他那天才的領域裏什麼都做不出來。我們簡直可以說，他的精神，他的感情，這時一種發狂般的熱情，一種强有力的生命，肉體和靈魂因為太

柔弱了，簡直維持不下的了。

米西盎則羅的一生在無間斷的熱情裏送去了，他所充滿的精力太過度而生出來的痛苦，驅使他工作，工作，無休無歇地工作，沒有一小時的休息。

他敘述道：『我做了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工作，我的身體便給工作消耗盡了，日夜所想的，我只想工作不想別的。』

這種病態的活動的欲求不僅使他堆積起種種工作，并且接受了他所不能執行的幾許委任。這種欲求於是竟變成爲狂癲了。他簡直要雕刻出山嶽來。如果他要雕刻一個紀念像時，他會整整的幾年間去選擇大理石，去建設道路以運輸石子；他要使一切工程師，勞工，石匠；他要一切都由他自己來做，建築宮殿，教堂統

統都由他一個人來。這簡直是犯人的生活了。他甚至吃飯睡覺的時間都不要。他的信裏，常常有着下面那樣的可憐的句子！

『我簡直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沒有時間來吃飯……已經十二年，我的身體爲疲乏所毀壞了；我缺少必需的東西；我一個銅板都沒有，我是赤裸裸的，我爲成千的病痛……我生活於困乏和苦痛之中……我和貧困相戰鬥了。』

這種貧困卻是相像的。米西盎則羅是富厚的，而且非常的富厚。但是他的財富在他有什麼用呢？他像窮人一般生活，致力於工作，彷彿馬的盡力盤磨。沒有一個人能了解他這樣的自苦，沒有一個人能了解他是不能不自苦的。就是他的父

親，有許多地方和他相像，卻也責備他道：

『你的弟兄對我說，你生活非常的省儉，簡直弄到可憐的樣子；省儉是好的，但是貧困的生活是不行的；這是一種惡，上帝和人類都不歡喜的。貧困的生活而且有害於你的靈魂與身體。在你這樣年輕的時候，這是自然還行；但是當你年紀已不輕的時候，疾病和禍害就都要從這種可慘的貧困的生活裏生長出來了。要免去貧困，節制地生活着，留心缺少必要的一切，注意過分的工作……』

但是任何忠告都是一無效果的。他對於自己總不加一點憐惜。他的養料只是一點麵包和一點兒葡萄酒。他睡眠的時間極少，當他在波洛月（Bologne）致力於汝爾二世（Julius II）的銅像時，他和他的三個助手只有一張床子，他到床

上去睡時，衣服靴子都不脫去的。有一次他的腳腫脹了起來，不得不把靴子割碎了。拏下來；拏下來連腳上的皮肉都帶着扯了下來了。

這樣可怕的生活，結果弄得他，正如他父親所說過的，弄得他常常生病，在信中我們可以看見他舉出十四五次的大病，他屢次生着熱病，屢次幾瀕於死。他又苦於眼病，腦病，齒病，心臟病。他又給神經痛所苦惱，在睡覺的時候，尤其發作得厲害，睡眠，在他是椿痛苦。他絕早就老了。四十二歲時，他已感到老衰。四十八歲時，他叙述說，做了一天工，便須休息四天。他頑固地拒絕任何醫生的忠告。

他的精神方面所受到這種勞作生活的結果，比了他的肉體還要多，厭世觀念俘虜了他。原來這種厭世思想是祖先遺傳給他的惡疾，他年輕時，他的父親時

時發作那彷彿受着窘迫一般的毛病，他便盡心竭力去使他父親安靜。但是米西
盜則羅也犯了這種毛病，而且比他所看護的人所犯的還要兇。那無間斷的活動
和壓死人的疲倦，使他充滿着猜疑，把他趕到精神上的迷途裏去了。他猜疑他的
敵人。他猜疑他的友人，他猜疑他父母長輩弟兄以及他承繼兒子，他疑心他們很
性急地等着他死。

一切都使他不安，就是他自己一家的人也嘲笑他這種永久的不安，他生活
於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種憂鬱的——還不如說是狂亂的——狀態中』被
迫着受苦，終於他在苦痛裏嘗出一種味道，得到一種苦的歡樂：

『愈使我苦惱的東西，愈使我欣喜了。』

一切東西甚至愛情甚至道德在他都變成苦痛。

『我的歡樂，便是那憂鬱。』

La mia allegrez' é la maninconia

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適宜於悲哀而不適宜於歡樂的了。他在茫茫的宇宙間，所看見的，只是悲哀，所感到的，只是悲哀，全世界一切悲感主義都凝集在下面這一個絕望的崇高到不正的呼聲裏了：

『整千的歡樂不及一個苦楚……！』

龔笛維說：『他的不知滿足的精力把他幾乎和人間社會完全隔離了。』

他是孤立了。——他恨人，他被人恨。他愛人，他卻不被人愛。人讚他，人又怕他，到結末，他承受了宗教的尊敬，他支配了他的時代。那時候，他才平安一點。他從上面看着萬人，萬人從下面望着他，他和萬人總是分成兩概。他從來沒有過休息，沒有過最鄙陋的人也有的平安。一生間，他沒有一分鐘能夠安睡在他的愛情裏，女性的愛情是拒絕他，嘗味的。只有一剎那，在那寂寞的大空，維多利亞郭六那

(Vittoria Colonna)的友誼的冰清玉潔的星辰閃着光，只閃着一次的光，四周圍，盡是黑夜，就在這黑夜裏流過他的思想的，希望的，錯亂的幻夢的隕星。貝多芬從來沒有這樣的黑夜，因為這種黑夜就潛在米西盎則羅的心中，貝多芬因人世之邪惡而陷於憂傷，然而天性是快樂的，常憧憬於歡樂，米西盎則羅的悲哀卻就

是他自己人格的一部分，他的悲哀使人畏懼，使人本能地避開了他，他把自己周遭弄成空虛了。

然而這個還不能算得什麼，最壞的就是不使他孤獨。最壞的是叫他只和他自己在一處，是叫他不能和他自己共存，叫他不能支配他自己，叫他否定他自己，叫他和他自己爭鬥，叫他破壞他自己。他的天才常常和那賣他的天才的靈魂同居，人家往往說宿命的災厄老是追從着他，不使他的偉業的企圖有一點成就。然而這宿命的災厄，就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關鍵，說明他一生悲劇的關鍵——人所最少看見，而最不敢着眼的——要知道就是他意志的缺少，性格的柔弱。

不論在藝術方面，在政策方面，他的一切活動裏，他的一切思想裏，他總是屢

柔寡斷。兩件事務之間，兩種計畫之間，兩種行爲之間，他總不能決擇其一，汝爾二世的紀念像的，聖洛廊的正殿的，以及梅提西史的墳墓的幾件歷史就足以證明他是不會決擇的了。他開始之後，重行開始做去，然而絕不能達到盡頭，他既希望那樣了，他又不希望那樣了。剛才他決定了他的選擇了，接着他就又懷疑他的選擇了。一直到他一生的最後，他沒有一樁事情是做到完成的；他是討厭一切的了。人家以爲他的事業壓在他身上壓得太重了，所以他永久遲疑於幾種計畫間的責任，應該由他的主人，給他擔負這種計畫的人負擔去的。人家卻忘下了他如果能拒絕了他主人的計畫，他的主人便沒有方法來叫他擔負那種計畫，可惜他不敢有所抗拒呵。

他真是個弱者，因為道德和膽小的緣故，任何方面弄得他自己都柔弱了，他爲了良心之故而無力了，他爲了無數的猜忌而弄得自己很苦惱，原來性格方面假使能比他稍強一點的人，就能把這種猜忌拋開的。對於他的責任，因為稍稍流於誇張的感情之故，他便常常感到不得不去做那種平庸的工作了。他雖知道這種平庸的工作，叫任何工匠去做起來，都會比他做得好的。他全然不知道如何處置人家委任給他的業務，然而他又不能忘卻那種業務。

他因爲疑惑和恐怖而弄得軟弱了，然而同是這個人，汝爾二世卻稱他爲『恐怖者』，范石梨形容他爲『狐疑者』，他實在是專門狐疑的，以致使人人都怕他，甚至皇帝也怕他，他自己也畏懼一切的人的。他在皇帝或親王面前是很柔弱

的，然而他卻輕蔑那種比他對於皇帝更軟柔的人，他不是稱他們爲『皇族的驢子』的嗎。他想避開教皇們；他又留住不走了，他又服從他們了，他容忍主人侮辱他的信札，他容忍而且很謙遜地回答他們。有時，他也反抗了，他也神氣活現地說話了——但是他總常常讓步的，一直到他死，他只是自己掙扎，總沒有勇氣來奮鬥，葛來蒙第七 (Clement VII) 獨獨反對一般的意見，在一切教皇之中，認識了他的弱點，對他最懷好意的了；他是憐恤他的。

在戀愛之前，他的一切威嚴就都喪失了，像在 Felo di Poggio 那樣無賴面前，他也變成爲卑微得很的人了。像 *Jornaso de Cavalieri* 那樣可愛而平凡的人，他竟稱之爲『強有力的天才』。

至少戀愛把他這種弱點弄得更加動人。當他被恐怖所迫時，他這種弱點，只能說他是痛苦地悽愴的弱點——我人不敢說是羞辱的弱點，他突然爲恐怖所襲擊時，他便窘迫地從意大利這一頭逃到那一頭。一四九九年，他因爲看見一幻景而恐怖了，他便從弗陸梭薩逃出來，一五二九年，他又從他負有守護之責的弗陸梭薩逃了出來，——從那被圍困的弗陸梭薩逃了出來，他一直逃到威尼史（Venice）他甚至幾乎逃到法國。後來他覺得這個逃避的過失是可恥的；他要補過，他便回到被圍的城中。他在城中盡責到解圍爲止。但是，當弗陸梭薩陷落時，當懲罰的酷令配布時，他是多麼無力顫慄呵！他甚至去諂諛那個發布酷令的，剛才殺死他的朋友——高貴的 *Batista della Palla*——的范洛里（*Valori*）不

幸啊！他甚至拋棄他的朋友們——被放逐的弗陸梭薩人。

他畏懼，他對於自己的畏懼，覺得恥辱到要死。他甚至厭惡自己到生病，他願意死，人家也以爲他要死了。

但是他不能死。他自身有一股瘋狂般的生存力量，這種力量，每天再生一回，使他更加感到痛苦，——如果他自己能夠只離開了活動的話啊！但這是他被禁止了的，他不得不活動。他不得不活動，他活動，是必要他活動的。——他活動嗎？——他是活動的，他是給他自己過激的矛盾的熱情的旋風拉了去了，正如坦丁（Dante）所描寫的一個遊世者一樣。

他是多末的苦痛呀！

『不幸哉我呀！不幸哉我過去的一切日子，沒有一天是我自己的！』
他向上帝叫出了絕望的呼聲：

O Dio, o Dio, o Dio!

Chi pira di me potessi, che poss'io?

『呀上帝，呀上帝，呀上帝！除了我自己，誰能更照顧我呀？』

他的所以渴望死亡者，是因為他在死亡裏看出了可以脫出慘愴的奴隸的境地的緣故。他講到已經逝世的人時，帶着多少的羨慕呀！

『對於存在與欲望的變化的恐怖，你已沒有了……時間的經過也不會對你暴虐的了；必要和機會也不會領着你走了……我真不得不帶着羨慕來寫述』

的了。』

死亡不再存在！不再有自己！脫出了物質的橫暴！避開了自己的錯亂！

『呀！幹呀！幹到不能再回我的自我為止！』

*
**

在客比督勒 (Capitole) 的博物館裏，我聽見這悲慘的呼聲從苦痛的臉上發出來，那雙憂鬱的眼睛還望着我們看呢。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肩膀很闊，骨架很强而肌肉很發達的。身體是因勞作而弄成畸形了，他走路仰着頭，背脊向前弓出，肚子凸起的。正如荷蘭人弗朗沙亞所畫的肖像，站立着的一個側形，穿着黑衣裳，一件羅馬式的披衫披在肩上，頭上是

一塊毛巾，毛巾上是一頂深黑色的大氈帽。他的頭顱是圓圓的，方正的前額樹立在眼睛的上面，劃着不少的皺紋，頭髮黑而不濃，蓬亂如麻，眼睛細小，陰鬱而兇狠，是牛角的顏色，常常會變換，帶着點青色黃色的斑點。鼻樑間脹起一塊，這是被督里謝尼(Torriani)一拳打腫的，從鼻孔到口角上，有許多深深的皺紋，那張嘴很精細；下脣稍向前突出。稀少的頰鬚；一部faune式的鬍子，枒叉般地分開着的，不十分濃，有四五寸長，包裹着那高顴骨和陷下去的面頰。

憂傷和寡斷支配着他顏面的全部。這正是泰史(Tesse)時代的一張臉孔，憂鬱而疑慮一切的。他的銳利的眼睛輝耀着同情，同時又渴求着同情的。

※※

不要戀戀不捨地不肯給同情於他了，把這種愛情來給他吧，這是他一生所憧憬而終於沒有得到的呵。他嘗味了壓碎人的最大的種種不幸了，他看見他的祖國受人束縛，他瞧見意大利幾百年間淪落於野蠻人之手，他看見自由是死滅了，他看見他所愛好的人一個一個先後死去了，他看見一切藝術的光燄一個一個先後熄滅了。

只有他一人，只是他最後一人，留在那已落下來的黑夜裏。到了死神的門檻上了，當他回頭一看的時候，他甚至不敢發一句安慰自己的話，說是他已做了他應做的一切了，做了他要做的一切了。他的一生在他彷彿盡已浪費。徒然了，他沒有過一點歡樂，徒然了，他為藝術的偶像而犧牲。

他幾十歲的生涯，沒有一天的休息，沒有一天經營真正的生活，完全消費於殘虐的勞作，甚至不使他的偉大的計畫有一個成功。他自信最爲偉大的作品竟沒有一個給他完成，運命的諷刺偏要一反這位雕刻家的意志，一直到他最後爲止，只使他在圖畫方面有所成功，給與他多少的巨大的希望，又給與他多少精神上的苦悶的大作中，有的（例如若戰爭的模樣圖，汝爾二世的青銅像）在他活的時候就被破壞了，有的（例如汝爾二世的靈廟，梅提西史的聖堂）可憐地失敗了，這正是他的思想的諷刺呵！

雕刻家錢培地（Ghiberti）在他的紀錄裏敘述那汪座（Anjou）公爵的個德國窮銀匠道：『銀匠的技能，不劣於古代希臘的雕刻家，』到了他的晚年，



眼看著用盡他全生命的作品都被破壞了，——他那時眼見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費了，他便跪下來，叫道：『呀，上帝，天地的主宰，創造一切的神呀，請不再讓我踏入於迷途，讓我專跟從着你，不要跟着別的；請你可憐我呵！』立刻把他所有的一切都送給了窮人，他自己去隱遁了，接着他就死了。

正像這個德國的窮銀匠，米西盎則羅達到了他生命的最後期了，他苦痛地展眼望着他徒然失敗的一生，徒然的努力，回顧他的未完成的，破壞了的，未畢的功程。

那時他棄世而長逝了。文藝復興的驕傲，全宇宙君主的自由的靈魂的莊嚴的驕傲，和他一起隱入於『神聖的愛情裏了，這神聖的愛情呀，爲要收容我們，在

十字架上展開了他的雙臂。」

Volta a quell' amor divino

O'aperse a Prender noi'n Crocele braccia.

『歡樂頌』的豐饒的呼聲終於沒有從他的口中洩出。直至他的最後的一呼，只是一篇解脫意味的「悲哀與死的頌歌。」他是完全被征服了。

*
*
*

如此這般地他在世界上做了一個勝利者了。我們欣賞他的天才的偉業，正和我們欣賞我們祖先的勝利一樣；我們決不爲了祖先所流的血而逡巡。

Non Vi sipensa

米西盎則羅

quanto sangue costa

我想把這種血呈在一切人的眼前，我盼望在我們的頭上，飄動着那面英雄們用鮮血來染成的紅旗。



竹布衫

何家槐著

何先生的創作，以渾厚、熱烈、深湛勝，凡曾讀先生小說者，類能道之。本書各篇，均係先生最新之傑構，其渾撲幽美處，有如鄉村少女之竹布衫。然『白舅舅』與『冬宵』能運輕靈之側筆，以劑極度之哀感，足見技術之深湛。『一個兵士的妻子』的狂熱真摯之愛，汜濫洶湧，不可阻遏，其力量之偉大至足駭人，洵愛好文藝者不可不讀之佳著。

▲ 四八開一〇八頁

黎明小叢書之一
黎明書局出版

實價每冊三角

黎明
小叢書

俞 雍 衡 著

□—□

家庭幻術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幻術是製造笑料的藝術，利用人類心理上的弱點或物質上的特長，能演出驚心動魄出人意表之象。既可鍛練己之機警，復可怡人心意，誠高尚之消閒。本書為名譽術家俞雍衡君編著，集大小幻術四十則，盡取籌備簡易，隨時隨地可試演者，如在家庭中表演，必當增家庭樂趣不鮮。

四八開
一〇六頁

實價三角

黎明書局出版

章衣萍著

章衣萍最新創作

小嬌娘

本書爲章先生最新短篇創作，除小嬌娘，花小姐，初戀，阿順等編外尚有吳曙天女士的『瘋了的父親』其文字之豔麗，情感之豐富，那是無容再介紹的，不過有一點須特別提出來，即本書所集幾篇其中且具極深濃的『入間味』，而不是章先生過去的作品所曾有的，愛好文學者莫交臂失之。

黎明書局出版

二十二年
.....
三五〇頁

實價四角

英漢對照

文學名著譯叢

伍蠡甫主編

悲慘世界 (印刷中)

Hugo: The Miserables

伍光建

新哀緣綺思 實價六角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

伍蠡甫

威廉的學習時期 (印刷中)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伍蠡甫

Apprenticeship

阿侃新和倪珂蘭 (印刷中)

Auchssn and Nicolette

劉麟生

情詞選 (印刷中)

Love Lyrics

顧仲彝

哥德譯話錄選 (印刷中)

Goethe's Conversations

孫寒冰

With Eckermann

魯拜集選 (印刷中) 伍蠡甫·吳劍嵐

Fitzgerald: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盧騷懺悔錄 (印刷中)

Rousseau: my Confession

鮑思信

黎明書局印行

黎明小叢書

王夫凡主編

- 三十六鴛鴦……………呂曼雲女士選註
- 竹布衫……………何家槐著
- 往者已矣及其他……………莫索里尼等著
王夫凡譯
- 女生生活素描……………娜嬛女士著
芳菲
- 絕妙詞鈔……………李寶琛選
- 家庭幻術……………俞子道著
- 花椒……………陳大慈著
- 水面落花……………徐蔚南著

黎明書局印行

所 版
 書 黎
 局 明
 有 權

1933,6,初版



黎明小叢書
 水面落花

著 者 徐 蔚 南
 發 行 所 黎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徐 蔚 南 書 局
 代 售 處 各 埠 各 大 書 坊

黎字七七號(曹)



月	
函	
號	
92476	